

曾添賜

北方澳有一次「走番」，聽阮阿公說起，差不多九十多年前，村民得知山上的「番仔」準備出草殺人，全村害怕，老的、小的全坐上帆船，開到外海避禍。

當時，全庄來到東、南澳一帶，找到一處山凹，峭壁如刀，躲在裡面不敢出來，雖然靠近原住民的居住地，但從上面看不到山下有人，也下不來，反而比較安全。

躲了二、三個星期，風頭過了，才敢回到村裡來。有一次，村中「阿贊」等四人，出海捕飛魚，船來到在距粉鳥林不遠的礁石，被原住民殺死，村民為紀念他們，就將那座礁石取名為「阿贊礁」。

莊吉田

福建漳州南靖人。

媽祖廟，在一百多年前，有一艘坡邊船，遇上颱風，漂進蘇澳灣，北方澳三面山一面海，在蘇澳灣的北面，地形倒鉤形。

坡邊船，研判是從大陸湄洲來，當時沒有氣象預報，可能為了避風，才駛進蘇澳灣，帆船被巨浪打破，船上沒有人。

船破，神明也落海，北方澳人迎上岸，供奉在大澳的石窟內，即目前廟的正下方，船上的人平安，三、四年後，前來尋找落海的媽祖神尊。

媽祖決定留在北方澳，不回大陸，進安宮經過四次建廟，離開石窟，是第一次建廟，只有二、三坪大，人可以進去，擴建後，有十餘坪。第二次擴建時，廟址即移到山上。

四次修建，媽祖廟坐向都沒變，六十二年遷村，暫奉南方澳力行街，蘇澳港建港時，一位工人忽然說「誰也不能在這裡建，北方澳媽祖廟要建在這裡」，北方澳人極力爭取，建成今天的進安宮。



↑ 東澳捕魚水路

北方澳有二座廟，王公廟供奉開漳聖王，在媽祖廟的南方，三山國王、三太子陪祀；戰備道上有一座山神土地公廟，廟後是北方澳的墓區。

林阿山

百年來，小孩會走路，就會到海裡玩，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就是「媽祖很顧庄」，庄內大小都平安。

二次世界大戰，美國飛機投彈，沒有一顆炸彈落在北方澳，傳說有一個身著黑裙的女子，拉起裙子將炸彈撥到海裡。



↑ 陳東淵開設的雜貨店，門口掛有「菸酒公賣」招牌

曾松田提供

陳東山

陳火土是旺族，北方澳的雜貨店，就是陳火土家族開設的，祖父陳五美，曾祖父陳士留，帶高祖母帶到北方澳來。

原是泉州同安人，高祖父下南洋做生意，賺回很多錢，後來，失去連絡，以為死了，才搬到台灣來。

來到台灣從淡水登陸，帶來不少錢，分為二支，一支到北投買地，一支來到北方澳，錢用挑的，到新馬等地買了一、二十公頃，住紅瓦厝，在大澳。



← 陳東山全家福 陳東山提供

祖父會捕魚，父親做魚產承銷生意，龜肉是大宗，當時北方澳盛產龜，海岸沿線到處都可見到海龜，龜肉比豬肉、牛肉好吃，賣到利澤簡，縣長陳進東家人很喜歡吃。



↑ 媽祖千秋廟會古裝迎神 賴茂盛提供

陳春成

北方澳人很少看醫生，大澳只有黃寶漢開藥房兼看病，身體不舒服，扛媽祖金鑾找葯草，加些香灰，吃一吃就好了。

起厝，地方大家通力合作，農曆七月半後，漁閒之期，合力搬石賣，砌石頭壁，拜米豆仔，養豬。風平浪靜時，砌駁坎，防止海浪打上岸，親戚朋友幫忙搬運材料。

陳溪厚

北方澳用水，大、小澳各有一處山澗水，二次大戰前，夠四、五百人使用，光復後，通貨膨脹，漁業發展，家戶整船仔，外來漁工七、八百人到北方澳。

北方澳已有居民一百餘戶，來自漳州、泉州，阮十九世來到北方澳，到我已是廿三世

林阿山

二次大戰之後，魚很多，「抓一星期，買一甲地」，當時，北方澳大地主很多，大家合買二百多甲農地，後來，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，田分給佃農，嚇得大家有錢也不敢買地。

曾添賜

牽罟，小澳二組，是黃阿順跟李連枝（李松根的祖父），大澳二組，陳五美、莊新發（莊吉田家族北方澳第一代）。

「牽罟俚索有份」，只要有幫忙，漁獲人人有份，因為交通不方便，無冰保鮮，價錢賣不好，漁獲都沒有賣，大家分一分。

陳正池 李連松

討盞仔（焚寄網），未光復前，上方澳有七組。

漁船未機動化之前，討盞仔要三艘船，其中一艘是燈船，二艘是作業船，一艘船九到十二人，網是開口型。

用手划的舢舨，抓苦鯧仔、小卷，多在近海的礁石下捕，最遠到南澳鼻。

那時全靠人力，要討卡遠的海，到東、南澳去，下午四點左右，帶著便當和水出海，到達漁區後，往回程的路上抓，天亮就到家了，跟現在「晚出早歸」的漁船一樣。

陳正池 陳春成

二二八事件，謠傳焚寄網有間諜，嶺腳有人被抓。

農曆五月起，北方澳人到粉鳥林抓飛鳥，到中秋前，東北季風起才休息，冬天風太，不討其它海；日本時代，船大、機器化，有的改為鏢旗魚、經營延繩釣漁業。

↓與堂弟、表弟到父親的船上玩 黃初芬提供



漁網，日本話叫「黑橄仔」（台語），北方澳人到粉鳥林捕魚，搭草寮，粉鳥林有流鶯，地方也稱為「黑橄仔」。

李添枝外祖母「阿美」，火燒魚寮，以為是燒到流鶯，鼓掌叫好，後來才知道是漁網被燒掉，地方傳為趣談。



↑ 凌亂堆放的網具

林阿山

北方澳派出所小澳，只有一個日本人，轄區包括嶺腳、港口，日本教育日本話，讀一年級時，一班有廿餘人，後來走「疏開」，即二次大戰，躲到梅花湖八個月。

日本海軍陸戰隊有數十人，駐守北方澳，打下盟軍一架飛機，掉在內埤港。十五世祖先到頂寮，後來才定居北方澳，到我已經是廿一世。

曾添賜

毛蟹穴就在媽祖廟的上方，外人偷修一門風水，破壞地理，全庄不安，媽祖起乩，村民才發現。

刻了一塊「天上聖母」石板，放在墓前，墓主不平安，不和何時，悄悄帶回去，結果，原墓地出現湧水，有硫磺味，鐵鏽般的紅色，証實是冷泉水。

林阿周

日據時代，北方澳有八、九十戶，派出所位於現今海軍中正基地的艦隊部那個



↓ 北方澳石堤

位置，轄區管到嶺腳、田心、港口，只有一個警察，一般都叫「大人」，會打人，非常有權威，一般人看到嚇得發抖，小孩哭鬧、不聽話時，只要叫一聲「大人來啦！」，小孩就乖乖停止哭鬧。

北方澳有一所小學，是蘇澳公學校分校，一到六年級學生四、五十人，不過，我那一屆，只有四個人畢業，畢業後繼續升學，讀蘇澳高等科，學校就是現在的蘇澳國小，是第三屆畢業。



↑北濱國小第四屆畢業旅行 曾松田提供

高等科讀兩年，同學來自澳底、東澳、南澳各地，共卅六人，每天清早四、五點就要摸黑出門，到學校上課。

十六、七歲時，擔任北方澳派出所「保甲書記」，性質類似警察助理，專責新生兒戶口登記、死亡、遷出等工作。

曾萬瑞 陳春成

北方澳淺

方澳

北方澳

錨碇的繩索，是用月桃做成，嶺腳女孩拔月桃，曬乾，挑到北方澳賣，每船買一、二百公斤，做繩索，長約卅公尺，綁二個錨，可用一年。

北方澳沿岸的海芙蓉、仙草、鐵釣竿等藥草，很出名，四時都有人拔。

莊吉田

北方澳

這是秘密的辦法，有一次，曾經在大清水，一航次捕獲一萬八千公斤的脰仔虎。

莊吉田

北

澳

有一年，陳金波
（陳火土的弟弟）
忘記到草嶺天公廟
請神，被罰一齣
戲。

三月廿三媽祖生
早上，全庄的人請
老媽祖繞境，信士
扛轎走後山到張公
廟，八時走到張公
廟，浩浩蕩蕩繞行



↑ 媽祖千秋在海邊搭戲棚 賴茂盛提供

市區後，回北方澳，差不多十一點左右。

回到北方澳，全庄殺豬公，豬公多到廟口放不下，各人養各人殺，尤其是有船人家，一定殺豬，拜好就開始流水席，家戶相互較勁，比誰家客人多。

過火，擔心被符仔仙作弄，方向得擲筊請示媽祖，扛頭籤的人最怕被人作法，參加過火的人要先淨身，換乾淨衣服，扛轎過火的順序，老媽祖自己會發落。

過火後，又請客，三月廿五日，透早送神明回去，北方澳媽祖生不怕人吃，庄民相信「愈吃愈旺」。

陳正池

用水最艱苦，媽祖廟邊等水，一人一擔水，曾經摔死一個小孩，只有七、八歲，腦受傷，送宜蘭大醫院不治。

船用鐵桶，到南方澳、蘇澳載水，後來地方爭取自來水。

交通工具是舢舨，搖櫓，中學生自蘇澳國中搭車到南方澳，走到檢查哨，再搭舢舨回北方澳。

回到北方澳灣，距岸約二百公尺，要搭駁船，也叫渡船。

北方澳有專業的小渡船，駁船有錢，一個月約五十至一百元，大澳有四艘駁船，小澳有一艘。

住小澳的村民，有漁船就自備駁船，通常一艘駁船，負責十餘艘漁船的接駁、補給工作。

曾松田

北方澳



↑ 結婚喜宴 乾杯 曾松田提供

土地小，房屋蓋得也小，很少有一戶人家的客廳，擺得下二張桌子，所以結婚宴客必需借鄰家桌椅，請三十桌，得向十幾戶鄰居借，有的在樓下吃有的在樓上吃，鄰家幫忙招呼嘉賓，喝酒行令，鄰家也沾沾喜氣。

家中有人往生，棺木因巷道窄，無法迴轉進門，只好踩上前排房屋的屋頂，再轉彎進家門，出殯時也一樣，北方澳人彼此感情好，又是鄰居，相沿日久，習以為常，也就不會認為是不祥了。

北方澳不論男女，從小就在家門口戲水，放學回家，多半先下海戲水，直玩到大人呼叫吃晚飯，還不想上岸，所以幾乎都會游泳，而且很喜歡游泳。

男人，白天出海從事海上工作，女人在家照小孩、洗衣、煮飯、織漁網，到了晚上，男人紛紛回家，女人也放下手邊工作，下海戲水，海上人聲喧嘩，非常熱鬧，這也是北方澳才有的事。

光復後，北方澳小孩從利澤簡搬回北濱國小，政府動工興建新教室，學生暫時被安排到燈塔下的半山腰上課，新校舍完成才搬回來，我是第四屆畢業生，蘇澳國中第一屆。



新娘登上窄小的樓梯 曾松田提供

陳溪厚 莊吉田

北濱國小，日治時代屬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教場，與曾金標、賴溪頭是同學。

北方澳本來有一個外省醫師，人住冬山，醫術不不好。

呂朝順，是羅東人，懷江醫院的舅子，第二大胖子，生產、看診全都會，他曾在功勞埔、虎尾寮看診，即現在新馬的朝順藥房。

北方澳人很有團隊精神，當庄裡有人往生，出殯那天，不必擔心沒人抬棺材，因為每戶都會留下一個壯丁，不出海打漁，義務幫忙，不用叫，什麼事都做。

遷村後，北濱一、二村能保留原有習俗，遇婚喪喜慶，每戶都至少派一人幫忙。



↑ 北方澳出殯陣頭 曾益吾提供

早期，北方澳結婚，新娘坐花轎，扛轎的轎夫，是馬賽二個老伙仔，後來換坐計程車。

陳東淵厝在大澳路五號，就在廟邊，開一家雜貨店，兼辦北濱里郵政代辦所，郵件寄收都在雜貨店，也是庄內唯一有電話的人家。

曾添賜

三十年前，蘇澳沿岸牽罟漁業最盛，只要有一組罟，就是有錢人，北方澳大澳，當時有二組罟。

囤仔時代，吃雞肉是最大的享受，只有過年和大節慶，才能吃到雞肉。

每年到了八月半（農曆八月十五日），「九降起」，北風大，無法牽罟，這時，罟主會辦四、五天的流水席，犒賞「海腳」（船員）。

漁家也忙著曬魷荷魚脯、鱧仔魚脯。